北邊備對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北邊備對
作者：程大昌　宋

序

淳熙二年，臣大昌備數講官，因講《禹貢》，皇問曰：「卿言中國山川悉矣，北虜地理亦能詳知之否？」大昌對曰：「虜無文吏，間有可傳者，多弗詳實，臣安敢強以不知為知也？」後暨紹熙，大昌乃得奉祠，家居無為，常愧前此淺學，無以酬塞顧問，追采古來中華北狄樞紐相關者，條列而推言之，則虜事雖不盡知，而亦可云涉獵矣。初時奉訓指問者惟北狄，故專主北以言，不容雜舉他虜也。紹熙辛亥八月，新安程大昌敘。

四海

四海之邊，中國者。在山東則為東海，在廣南則為南海，人人得而聞見，不待證說矣。，若夫禹跡所及，西境流沙而極不言西海，東北嘗至碣石而北海之名不著於經則謂外薄。四海訖於四海者如之何？而四也，漢武帝事遠有效，使命方行四表，故西北二海遂有身歷而目擊之者矣，非道聽途說之比也。於是條支之西有海焉，先漢使命固嘗見之而入諸史矣，後漢班超又嘗遣甘華輩親至其地也，至於西海之西又有大秦〈即波斯也。〉者焉。

夷人之與海商皆嘗往來，若夫北海則又其甚遠者矣。而霍去病之封狼居胥山也，其山實臨瀚海者，北海也。蘇武、郭吉皆為匈奴所幽，寘諸北海之上。而唐史所載又曰突厥部北海之北更有所謂骨利幹之國焉，在海北岸也。然則詩書所稱四海者，實皆環夷夏而四之，非寓言矣。若夫西北二虜有西海、柏海、青海、蒲類海、蒲菖海、居延海、白亭海、鮮水海，皆嘗竝海立稱矣。然要其實致則眾水鐘為大澤，如洞庭、彭蠡之類，故借海以名之，非真海也。李吉甫辨白亭海而曰：『河北得水便名為河，塞外有水便名為海。』其说确也。班固敘张掖之水曰：羌水出羌中東北，至居延入海則真以居延為海矣。

漢緣邊九郡

五原〈鹽州〉、朔方〈夏州〉、雲中〈雲州〉、代郡〈膺門〉、定襄〈欣州〉、北平〈平州〉、上谷〈易州〉、漁陽〈薊州〉

秦漢河南

漢史凡記三輔以及虜事而曰河南者，非洛陽河之南也。上郡北地、隴西、朔方、西河皆在積石、豐勝、龍門三河之南，故曰河南也。

虜名號

北狄者，太王之獯鬻，宣王之玁狁，幽王之犬戎，桓公之山戎也。為其居四夷之北，故總名北狄也。至戰國，遂有林胡、烏桓之先也，後為鮮卑。至漢初，東胡遂為冒頓所并，而冒頓國於東胡之西，即漢世之匈奴也。漢史之敘北狄事，自秦以前皆名為犬戎，而史記李牧傳已有匈奴之名，則狄人以匈奴為國號久矣。若以時世求之，則蒙恬所卻之胡，其酋長即頭曼也，故漢史曰：『頭曼不勝，秦而北徙。』

頭曼者，冒頓之父也。頭曼之時已稱單于，後又增稱撐犂孤塗單于。史著其義曰：『撐犂者，天也，單于者，廣大之貌也。』自秦至漢，在北最強者惟此一族，他虜雖盛，莫之與京也。後魏之世，蠕蠕社崙，始改稱單于為可汗者，其擬則皇帝也。故唐高宗曰：『今之可汗，古單于也。』

突厥也者，本匈奴之北部，居金山之陽，以鐵工屬蠕蠕，已而益大，改稱突厥。突厥者，兜牟也，以兜牟名國，明其肇跡於兵也。唐初頡利大盛，所據之地三垂薄海，南抵大漠，其地正與華夏對立，而力亦相抗。若夫元魏拓拔本亦北虜，其勢既盛乃竊用中華禮樂，盜居中國，郡縣不容，列為偏北之虜，故皆不錄。唐自突厥以外，其疆大能與中國抗力者，薛延陀、回紇、沙陀、吐谷渾四種最大，若吐蕃，雖嘗侵入北境，其實西戎也。

契丹

五代史曰契丹，在潢水之南，黃龍之北，鮮卑故地。或云亦鮮卑別種。戰國之世命為東胡者是也。及阿保機併小族稱帝，援立石晉，又得其所割雁門以北幽州節度管內十六州，

蓋其地東北有盧龍，塞西北有居庸關。中國恃此以限界北狄，自十六州既割之後，山險皆為虜有，而河北盡在平地，無險可以拒守矣。

回紇九姓

唐史回紇者，其先匈奴也，後呼鐵勒。薛延陀者，回紇之部落也。貞觀初突厥已亡，惟回紇、薛延陀爲最雄強。已而回紇攻薛延陀，併有其地，遣使獻功，太宗爲幸靈州，次涇陽，受其功，乃以回紇部爲瀚海部督，多質葛部爲燕然部督，凡六部。天寶初，回紇之臣裴羅襲破抟密，自稱骨咄祿毗伽欲可汗，天子以爲奉義王，居突厥故地，徙牙烏德鞬山南，去高闕無二千里，則去塞甚不遠，而又盡九姓之地。九姓者，曰樂葛羅，曰胡咄葛，爲族凡九也。其後裴羅又殺白眉可汗，得地愈廣，盡得古匈奴地。肅宗初遣兵助廣平王收到長安，帝以幼女妻之。此在唐之中世，北虜最強者也。

匈奴庭

匈奴之族，雖曰逐水草，遷徙不常，亦擇形勢便利，據一地以為之庭，猶中國之有京邑也。遇戰爭遊獵，則隨事而出，事已復歸其舊。其設險據要，畧與中國同，惟不建築城郭，則大異耳。

北狄無城郭

東西南三夷，皆以有城郭為固。至於北狄，則以不立城郭為武。韓安國曰：「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，至如颻風，去如收電，居處無常，難得而制。」《漢》敘：「西域諸國，有城郭國，有行國。城郭則其築城有守者也，行國則不立城郭，而以馬上為國者也。」

突厥建牙

匈奴屯聚之地，則日置庭；突厥兵師所駐，即日建牙，其實一也。

黃河四大折

黃河自鹽澤西來，暨達潼關，其面勢所向，凡四大折，或與北狄分境，或當北狄來路。其初一折，由積石而逕湟中，則鄯、蘭也，是一折也。及至靈州西南，遂轉北而行，凡

千餘里，北河西岸即為涼、肅、甘、沙四郡，是又一折也。迨其北流千里而遙至九原、豐州，則又轉而東流，故豐州北面正拄大河，是又一折也。豐州之東為榆林北境，固抵大河，而河從此州之東，又轉而南，故勝州北東兩面皆抵大河也。自此而往，直至潼關，皆是河南矣，此又一折也。

長城

古來築長城以扞北虜者四世，燕、趙、秦、隋也。秦制多承燕、趙，而隋氏不盡因秦也。《史記》：「燕城起於造陽，而至襄平、遼陽。」造陽者，上谷地也；襄平者，遼東縣也；遼陽者，遼水之北也。皆燕國邊胡之地，故其建築亦在此地也。趙之臣則自代地而西，屬于高闕。代者，鴈門郡也。高闕者，靈州北流河之西，陰山之上游也。趙武靈王國於雲、代，故其傍胡之城，但能竝河而西，以極乎趙境耳。至秦已并六國，天下為一，西自上郡、北地，而東至遼東，西，悉為秦有。故蒙恬之致役也，西起臨洮，則中國極西之地也；北屬遼東，則中國極東之地也。自東迄西，殆萬餘里，無論燕趙之與岷蘭，其在當時，蓋無一地而無長城也。於是會合三制而要其所宿，則秦城之長固周乎中國之北矣。然審而求之，則其城不皆秦築也，秦但補築使足耳。《元和志》曰：「開皇長城，自代之繁峙縣北經蔚州北十里，入飛狐縣。」夫其自代而蔚，則極北而與虜邊，中國之地不出此外。秦人為城以城中夏勝地，固當在此矣。《志》又曰：「開皇城起嵐州合河縣，經幽州，皆因古跡修築。」夫嵐州者，樓煩郡也，初為胡地，後為趙惠文所取，則合河縣固可立城矣。幽州者，戰國時屬燕地，則非趙人所得有，何由可施版築也。是前乎燕趙別有築之者，史所不傳，故槩言因古跡修築也。以此知古事湮落無載者多也。《元和志》又有：「大業，城在靈州懷遠縣界河外。」則越積石河而北，秦無此迹矣。

大漠

漢趙信既降匈奴，與之畫謀，令遠度幕北，以要疲漢軍。故武帝必欲越漠征之，而大漠之名始通中國也。幕者，漠也，言沙磧廣莫，望之漠漠然也。漢以後史家變稱為磧，磧者，沙漠也，其義一也。

玉門陽關

漢之兩關，皆在燉煌郡壽昌縣。《通典》曰：「漢龍勒縣也。玉門在縣之北，陽關在玉門之南，故曰陽。一陽而設兩關者，自此而趨西域，有南北道故也。」

居庸關

太行山南自河陽、懷縣迤邐北出，直至燕北，無有問斷也。此其為山，不同他地，蓋數百千里，自麓至春，皆陡峻不可登越，獨有八處麤通微徑，名之曰「徑。」居庸關也者，即其最北之第八徑也。此徑東西橫亘五十里，而中間通行之地才闊五步，即李左車謂「井徑」，車不得方軌，騎不得成列，其險可以類推也。

天山

天山即祁連山也，又名時漫羅山，又名祈漫羅山，蓋虜語謂為「祁連」也，時漫羅也，祈漫羅也，皆天也。《通典》《元和志》於張掖縣既著祁連山矣，而伊、西、庭三州皆有此山，則是自甘、張掖而西至於庭州，相去三千五六百里，而天山皆能周徧其地，則此山亦廣張矣。

陰山

漢朔方之北，雲中之南，代郡之西，高闕之東，有陰山焉，又有陽山焉。漢書音義曰：「陽山在河北，陰山在河南。」予以史、《漢》本文考之，始知陰山、陽山皆在豐勝河之北，謂為河南者，誤也。

燕然山

後漢和帝永元元年，竇憲於耿夔出朔方雞鹿塞，至涿山，與南匈奴兵合。憲分遣精騎與戰於稽落山，大破之，八十一部俱降。遂登燕然山，去塞五千餘里，刻石勒功，紀漢威德。若夫燕然山者，必在速邪烏之地，而速邪烏必在漠北，而非薊之燕山也。

焉支山

霍去病，元狩三年出隴西有功。武帝曰：「驃騎涉狐奴，轉戰六日，至焉支山千有餘里，合短兵鏖戰皋蘭下。」《通典》：「甘州刪丹縣有焉支山，匈奴失之，乃歌曰：『失我焉支山，使我婦女無顏色。』」說者曰：「焉支，閼氏也，今之燕脂也。此山產紅藍，可為燕脂，而閼氏資以為餙，故失之則婦女無顏色。」其說或然也。

浚稽山

應邵曰：「浚稽山在武威塞北，匈奴以為蔽障路。」

金山

隋唐間，突厥阿史那氏得古匈奴北部之地，居金山之陽。

賀蘭山

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，山有林木青白，望如駿馬，北人呼駝馬為賀蘭。